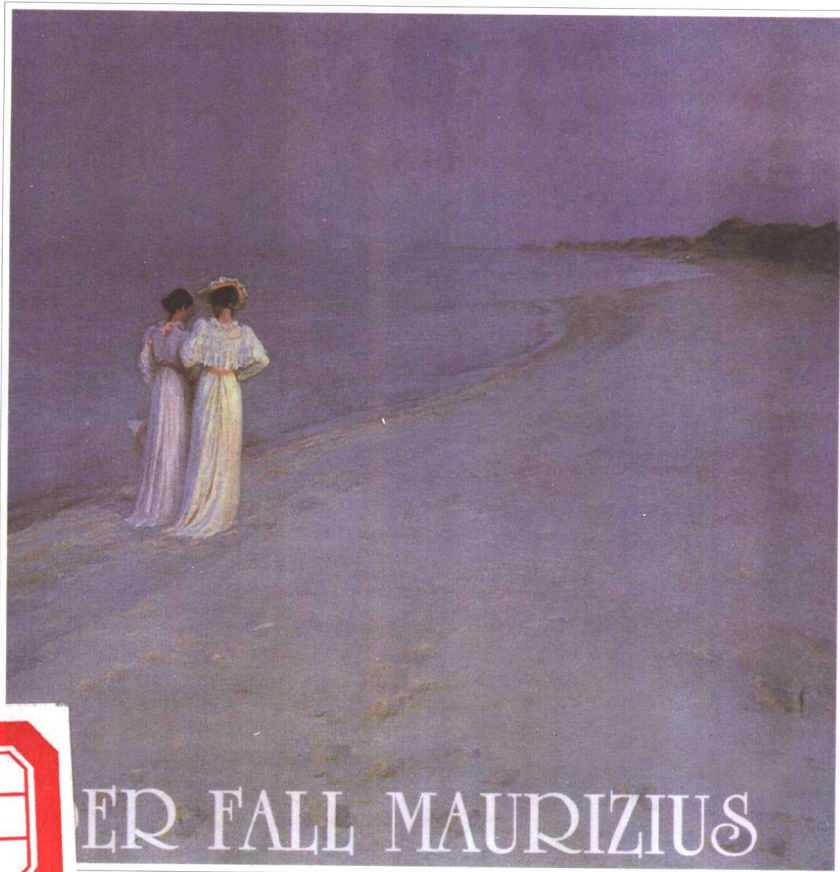


Jakob Wassermann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
现当代系列



DER FALL MAURIZIUS

沉冤

[德国]雅·瓦塞尔曼 著
马君玉 马英为 译



译林世界文学名著
现当代系列

3

JAKOB WASSERMANN

沉冤

[德国]雅·瓦塞尔曼 著
马君玉 马英为 译



AB223/03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冤／(德)瓦塞尔曼(Wassermann,J.)著;马君玉,马英为译.-南京:译林出版社,1999.11
(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)
书名原文:Der Fall Maurizius
ISBN 7-80567-906-1

I.沉… II.①瓦… ②马… ③马… III.长篇小说-德国-现代 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8344号

Copyright © 1999 by Jakob Wassermann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.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9 by Yilin Press.
登记号 图字:10-1997-72号

书 名 沉 冤
作 者 [德国]雅·瓦塞尔曼
译 者 马君玉 马英为
责任编辑 赵燮生
原文出版 Albert Langen-Georg Müller Verlag, 1981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-mai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
W W W http://www.yilin.com
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(邮编210009)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 盐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4.75
插 页 4
字 数 361千
版 次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册
书 号 ISBN 7-80567-906-1/I·570
定 价 (软精装)19.3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关于《毛里求斯案件》译本

20世纪，德语文学人材辈出，流派众多，风景各异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。德国心理现实主义作家雅·瓦塞尔曼在20世纪前期仅次于托尔斯曼的一个杰出代表。他不仅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时也享有世界声誉。

长篇小说《毛里求斯案件》是雅·瓦塞尔曼一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作者在这本书里以精心的结构、瑰丽的语言、锐利的风格描绘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的现实。这部作品不仅情节动人，而且内涵丰富，在现代德语文学中思想性、艺术性皆居上乘。该书在德国于1928年出版后，立即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强烈反应，在读书界受到普遍欢迎。1932年我在德国曾购此书寄赠鲁迅先生。（鲁迅全集1932年日记中有记载）。

雅·瓦塞尔曼文笔优美，译成汉语难度较大。《毛里求斯案件》情节曲折，人物内心活动复杂，翻译更不容易。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册译本，我认为译者王理明、阮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因而译文忠实，语言流畅，尤其是你小说主人公毛里求斯在狱中的几大段独白，译文通达，颇有文采。

冯至

1991.7.30

关于《毛里求斯案件》^① 译本

20 世纪,德语文学人材辈出,流派众多,风采各异,呈现一派繁荣景象。德国心理现实主义作家雅·瓦塞尔曼在 20 世纪前期是仅次于托马斯·曼的一位杰出代表。他在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也享有世界声誉。

长篇小说《毛里求斯案件》是雅·瓦塞尔曼一生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作者在这本书里以精心的结构,瑰丽的语言,锐利的风格描绘了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的现实。这部作品不仅情节动人,而且内蕴丰富,在现代德语文学中思想性、艺术性皆属上乘。该书在德国于 1928 年出版后,立即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强烈反应,在读书界受到普遍欢迎。1932 年我在德国曾购此书寄赠鲁迅先生(《鲁迅全集》1932 年日记中有记载)。

雅·瓦塞尔曼文笔优美,译成汉语难度较大。《毛里求斯案件》情节曲折,人物内心活动复杂,翻译更不容易。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译本,我认为,译者在理解原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,因而译文忠实,语言流畅,尤其是像小说主人公毛里求斯在狱中的几大段独白,译文通达,颇有文采。

冯 至

1991.3.30.

^① 本版易名为《沉冤》。

德国作家雅·瓦塞尔曼和他的小说《沉冤》

——纪念《沉冤》出版七十周年

今年，一九九八年，正好是德国名著、长篇伦理小说《沉冤》（原名《毛里求斯案件》）出版七十周年。我国的读者对这样一部作品及其作者雅·瓦塞尔曼也许还不太熟悉，然而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在德国，作家雅·瓦塞尔曼（Jakob Wassermann 1873—1934）的名字几乎路人皆知，他的作品也深受广大读者所倾倒。雅·瓦塞尔曼不仅在德国、在欧洲享有声誉，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产生过特别广泛的影响。

雅·瓦塞尔曼出身于巴伐利亚菲尔特市的一个商人家庭，因违拗父命，不愿从商，最终与家庭决裂。一八九四年去慕尼黑出任德国著名作家恩斯特·封·沃尔措根（Ernst Ludwig Freiherr von Wolzogen, 1855—1934）的秘书，兼任政治讽刺杂志《辛木普里齐西木斯》编辑。一八九六年发表处女作《梅洛西纳》（Melusine）。这部爱情小说奠定了他一生写作生涯的基石。

雅·瓦塞尔曼的小说题材广泛，富有思想内蕴，深刻地触及时代、社会，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，同时，也在探寻一种新的社会秩序。作者极为注意情节的构思，矛盾的冲突，擅长细致而又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，惯于从道德、伦理入手，描写人的真伪、善恶、美丑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。

雅·瓦塞尔曼小说的另一特点，是以人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中心。作家以高超的技巧、扣人心弦的情节反映社会各阶层，尤其是犹太人的生活。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·曼（Thomas Mann，

1875—1955)称雅·瓦塞尔曼是“德国文坛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,思想领域里可以称得上一位杰出的革命者”。可以设想,作为这样的一位著名作家,其作品被法西斯分子称为“犹太人的破烂”的作家,雅·瓦塞尔曼在“第三帝国”岂有容身之地。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,希特勒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广场上焚烧“禁书”,雅·瓦塞尔曼的所有作品全都化为灰烬。

《沉冤》(Der Fall Maurizius),是作者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长篇小说,是一部在现代德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著,也是作者创作生涯中最为成功、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。小说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对社会无情的批判精神,当年出版后,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,震动了整个德国社会的上上下下,其影响越过了国界,遍及欧洲各国。

小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,叙述的是:

艺术品鉴赏家莱昂哈特·毛里求斯的妻子,一位年长丈夫十五岁的女人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被人枪杀。法院根据伪证和所谓严密的推理,认定毛里求斯为杀妻凶犯,并判其终身监禁;在狱中,毛里求斯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尽了折磨。

十九年后,毛里求斯杀妻案再度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。当年主审“毛案”的封·安德加斯特,此时已经成了司法当局的首脑——总检察长。封·安德加斯特出于对他个人的地位、荣誉的考虑,以及为了维护所谓的司法尊严,始终不愿承认此案误判,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怀疑判决的正确和对毛里求斯的量刑。

封·安德加斯特的儿子埃策尔发现此案内情复杂,案中有案。出于对正义的追求,良心的谴责,他决定离家出走,孤身一人,对这个案件进行追查。终于,他发现了所谓毛里求斯杀妻案乃是一桩地地道道的冤案。埃策尔为父亲的过错所震惊,对毛里求斯的悲惨遭遇也深为同情。他决意要澄清案情,洗刷毛里求斯的罪名,追查真正的凶手……

社会的舆论,家庭的压力,终于迫使封·安德加斯特认识到这一案件已到了非要有个妥善了结不可的时候,虽说他内心也激起了一阵自责,可他出于根深蒂固的要“维护司法尊严”的僵化心理,或者说是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尊严,依然不敢也不愿面对现实,承认错判,为毛里求斯平反。在矛盾的思想指导下,封·安德加斯特居然以“凶犯服罪,并有悔改的良好表现”为由,以他这个总检察长的名义,准备给毛里求斯赦免开释。

毛里求斯清楚地意识到,在赦免令上签字,等于承认自己是杀妻凶犯,但如果拒绝赦免,将接受终身监禁,这同样意味着冤沉海底。他权衡再三,心存一线洗刷罪名的希望,终于按照封·安德加斯特提出的要求,“无保留地(也就是说,必须在具结保证决不上诉的条件下)接受赦免”。

殊不知,毛里求斯的这一行动,引发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,导致了他自己以及封·安德加斯特的悲惨结局……

《沉冤》描写的是本世纪初的德国社会现实。当时,整个德国面临着普鲁士传统的危机,或者说,在一个现代化社会到来之前,个人、家庭关系、社会关系中出现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矛盾。普鲁士传统包含很多的消极成分,如强调上尊下卑,扼杀民主意识,强调纪律、道德,摧残个性自由等等。作者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些,并且开始思考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。这反映在作者所塑造的另一重要人物——埃策尔这个形象上。雅·瓦塞尔曼饱含激情,着力刻画了这位理想人物。埃策尔生长在贵族后裔的家庭,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他年轻、聪明、富有教养,与他的父辈截然不同,他具有鲜明的的是非观,强烈的正义感,是一个对社会旧秩序毫不留情的批判者。当他发现毛里求斯的无辜时,他毅然决然地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,不顾个人安危踏上追查真凶的征途。埃策尔这个形象尽管还显得不够成熟,其性格也没有定型,某些思想行为不免有过激之处,但他毕竟是作家雅·瓦塞尔曼一生创作中刻意追求的一代新

人,一种寄予希望的新的社会力量的体现。

《沉冤》展示了一桩案情曲折、非同寻常的冤狱。作家以此作为当时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,一幅反映真实社会的画卷,强烈控诉了司法的黑暗,法律的虚伪,个人的专权,深刻揭示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;对夫妻、父子、朋友之间的伦理、爱情、友谊也作了深刻的描写。这部作品虽然发表距今已七十年,但其中涉及的问题,在今天依然发人深思,依然具有警世骇俗的现实作用。

今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,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人与社会的现代化的转变。在精神方面,德国人民保留了严谨(当然不同于昔日形式上的严谨)、守法、勤奋等传统,吸收了民主和个性自由等思想。这个国家尽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,但它终究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成就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。在这点上,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所借鉴的话,那就是:一个社会的变革,国家的发展,必须具备的前提是法律的公正和法制的不断完善;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,固有的传统是应该改造,而且也必须加以变革的。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摒弃固有传统中的消极成分,不受任何限制地汲取积极有益成分的转变过程。没有这方面的转变,一个国家想要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,恐怕也只能是镜花水月,可望而不可即的。

这也许是《沉冤》发表七十年,被译成欧美各国文字,至今依然使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原因。几年前,德国影视界根据小说《沉冤》改编的电影、电视,在影院放映、电视台播出时,再次引起了世人巨大的反响,受到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。

雅·瓦塞尔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。在三十七年的创作生涯中,他一共创作了五十多部小说、一部戏剧、七部文艺论著,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。对于雅·瓦塞尔曼这样一位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、在世界文坛上产生过特别广泛影响的作家,了解是十分必要的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,德国语言文学界前辈,诗人冯至先生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和鲁迅

先生相约,准备向国人介绍雅·瓦塞尔曼和他的这部《沉冤》(见冯至先生:关于《毛里求斯案件》译本)。但过了半个多世纪,这一愿望依然未得实现。一九八三年,译者在《世界文学》杂志第一期上介绍了雅·瓦塞尔曼的中篇小说《亚当·乌尔巴斯》。直到一九八八年,冯至先生亲自主编《现代德语文学丛书》,作家雅·瓦塞尔曼一生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这部长篇小说终于入选,至此,《沉冤》才得以与我国读者见面。

一九九七年底,德国《德国之声》广播电台汉语广播部(“汉译小说连播”节目),选播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译本的部分章节,向我国读者作了郑重推荐。

我们相信,通过《沉冤》的出版,雅·瓦塞尔曼和他的这部小说定将给我国广大读者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。

马君玉

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北京西苑

第 一 部

生 命 的 可 贵

第一章

1

那位戴船长帽的人露面之前，埃策尔这个年轻人就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安。也许是为了那封盖有瑞士邮戳的来信。从学校回家，他一眼瞧见走廊里的梳妆桌上放着的那封信，就将它拿在手上，眯着一双近视眼把它仔细地看了又看。那笔迹，在他眼里，与那些忘却了的事物一样，已经不复记忆了。这封信，多么神秘，还封着口呢！信封上，只写着地址和姓名：总检察长，沃尔夫·封·安德加斯特男爵先生。那字体圆润、飘逸，如行云流水。

“这信是谁写来的，莉？”埃策尔望着正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老保姆问道。

从童年时代开始，他称呼莉夫人就是这样简单地叫一声莉。她来到这儿已经九年多，遵嘱取代了孩子的母亲；他信任她，里里外外，自己的一切，凡女人能做的，都由她一人照料、操办。由此可以知道：封·安德加斯特先生离婚至今已九年半了。那离异的条件，简直严厉无情，规定亲生的母亲永远不能接近她所生的孩子，既不得与他相见，也不准给他写信，当然也不许孩子写信给母亲。甚至，任何人都不得在孩子面前提及她。所以，时至今日，已经十六岁的他，对自己的生母毫不知情。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居然扼杀了孩子想打听母亲消息的任何念头。好久以前，只有一次，有人像谈起一个无关紧要的陌路人一样，顺便提到过她住在日内瓦。但是，她不能来他这儿，其原因要等他成人后才能被告知。

对此说法，埃策尔只能接受；他也无法违拗。至于他是否在暗

自揣摩这事儿，对于一个素来内向，尤其是涉及内心活动时更是如此的他，别人就很难得知了！他学会了沉默。因为，他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自己的好奇心是受到限制，而且是不可逾越的。他深信，愈是想迫切参与，就愈是应该克制。就像向莉夫人提问一样，务必委婉而有分寸。他愈想要向她打听什么，就愈该如此！他站在近旁，眯起一双近视眼凝神观察，目光紧紧地停在人和信上。

莉事先并没有见到这封信。她从埃策尔手里接过它，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说：“这是你父亲的事，你不用关心！你的黄油面包在里间的桌上。不是你的信，你就别去过问！”

“哟！你真让人扫兴，莉！”埃策尔回答，“你真以为我对写信的人一无所知？该是经常有这样的信寄来的吧？她常有信来，不是吗？”

莉顿时语塞，惊讶地望着男孩；他望着她，仰起了满溢激情的面孔。

“据我所知，没有这样的事，”她支支吾吾，显得有些窘迫，“我记得这还是第一次。”她再一次迎视着男孩那张瘦削、苍白而流露着智慧的脸，怯生生地垂下的目光，飘向埃策尔肩部之下，他那瘦弱的身躯。

“真是这样吗，莉？”埃策尔问，脸上带着狡黠的微笑，意在引诱对方上钩。

“你怎么会猜着的？”莉气恼地说，“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探子。你想让我上当？我永远也不会像你这样狡猾！”

“是的，莉！我起誓，你绝对老实。”埃策尔回答说，十分同情地看着她。“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信寄来？以前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来信？”他问道，瞪大眼睛，深邃的、灰而微绿的眼睛中，闪现出一种古铜色的光华。他流露出同情，那是因为好心的莉试图蒙骗他，所以他才愚蠢地故作此态。如果有机会，将别人

的和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比较一番的话，他就感到惊奇，甚至像一个有病之人突然得知自己的病情那样惊愕不已。

“没有！我已经对你说了，这是第一次。”莉回答道。

“待一会儿，他拆信的时候，我得在场。”埃策尔轻声咕哝，一边咬着中指骨节，慢慢地陷入了沉思。这一个“他”字，充满了多少敬畏、信任和厌恶！男孩踮着脚后跟，车转身子，右手攥着由一根皮带捆扎着的书包，来回晃悠；左手的中指仍旧含在嘴里，朝自己的房间举步走去。

莉气恼地望着他的背影。她最不喜欢的是，聊谈半天，临了还是揣度不了对方是否对她不怀善意。埃策尔是这个家庭里她惟一能从他身上体验到感情反馈的一个人。感情，在这个家里，既不允许流露，又不受尊重，整个家庭充满着严肃的气氛。主人不易接近，也不求人际的温暖。他所期求的则是默默地履行职责。好感、亲疏，至多也只是保留在他的心里。对于那些恪尽职守、忘我献身的人，他同样是只知冷漠地发号施令。他雇用他们，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，才对做出牺牲的人付些报酬。

莉听到埃策尔在他的房里踱来踱去。脚步之碎乱，几乎令人发笑。她想起方才那张冲着她凝视的脸，想起他深邃的眼睛里古铜色的光华，她的心不免为之一紧。她默默思忖：这孩子突然成了大人。然而，在今天之前，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蓦然间，怎么成了大人？

他对他的了解并非一朝一夕。孩子生性文静，与其说是活泼，不如说常带三分羞怯。而且，他懂得克制，没有贪欲，可塑性很强。尤其是不像其他一些孩子那样，常常不堪寂寞、孤独，他绝不受这一切的困扰。他性格开朗，聪明，但又不失天真。那位哲学博士温切希说过：这个孩子颇像他的祖母——男爵夫人封·安德加斯特老太太。这位老夫人经常向亲友们谈起有关埃策尔的一些趣事。

莉总觉得自己身兼母亲之职；那个被上帝赋予权利做母亲的

人却被剥夺了她该尽的义务。但对于这个女性，莉所了解的——如果听到的不是谣传的话——也只是些零星片断。也许是受这个家庭的影响，她的看法也是这样：恪尽职守与背弃义务，是正负两个极点。安德加斯特家族和整个世界都在这两极之间运行。在莉的眼里，埃策尔是个被遗弃了的孩子。她有能力照顾他，而且细心周到，无微不至。更重要的，莉总以为自己最了解他。这真是一个误会。然而，对莉而言，她反而为此暗暗感到欣慰。

2

封·安德加斯特先生可能也察觉到，素向憨厚、羸弱的儿子，一夜之间成了大人，因而，对埃策尔的举止行为，每天的安排，功课、作业的检查更加严厉了。从莉那里，得知了那封来信的一段插曲之后，封·安德加斯特先生清楚地意识到，眼下的危险来自何方。于是，他采取了对策，开始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，强迫他们必须向他汇报诸如此类的事情。即使是点点滴滴、七拼八凑的情况，经过他那至智不谋的推理能力，也能使残缺不全的情况得以完整、全面。这就是封·安德加斯特先生最令人敬畏、最富有魅力的禀性之一。他的这一气质，使他经常处于优势地位，游刃有余。他通常能不露声色地把他人、他事引向对他有利的方向、目标，而且能做到牵着对方的鼻子，而不被其察觉。他好比一台完美的电器装置，一台具有无数秘密导线和省时开关乃至可靠的联络功能的装置。

埃策尔是在这样一个完善的装置的作用下成长起来的。虽说他有时也会产生叛逆的念头，但总的说来，他的思想对此已能适应。他仿佛生活在透明的玻璃墙之间。他的反感，不满，违抗的一言一行，不是及时受到劝告，甚至警告，就是被“记录在案”。在这样一个无声的系统，充满危机的环境中，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所有的人，仿佛都很自觉地承担着间谍工作。甚至，上门送货的人、信

使、邮递员、一般的公务员好像都是这一家之主的臣仆。这位主人实际上主宰着一切。然而，他并不表现在口头上，也不一定对某个人施行强制手段。人们对他之所以如此驯服，惟命是从，事事惟他马首是瞻，仅仅是因为他的存在，他那样巍然，雄伟，犹如一座大山。

这就是埃策尔对童年留下的印象。他的整个童年时代，完全处在高度敏感、隐而不现的监视下度过的。每件事都受到监督。安排日程、课程和每天的时间，交评语本、成绩单，一件件，一桩桩，都需要埃策尔去严格地、分毫不差地执行。对此，并没有制定特殊的条例，也不用强迫命令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进行的。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不允许有一点讨论的余地。作息时间本身就是条条框框。譬如，午餐：一点十五分；晚膳：七点三十分；洗澡：每周三、六，晚上九点；零用钱：每周——马克。他听到的是，不赞成同某某接触，必须立即停止进行等等。只要稍稍流露出惊讶的目光，就会被问及：有什么需要明说的吗？稍稍显得尴尬，犹豫，就会有“能允许我请你……”这样的问题提出。诚然，口吻是那样平和、文雅、得体，但非常冷漠。

家庭里，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，尽管一时离开房间，可由他造成的这种气氛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散。几乎所有的物件上，都附有他的能量。在他生活的房间和办公室里，处处表明他的存在！他睡的床，坐的椅子，照容的镜子，工作的书桌，使用的烟盒、灰缸，都有他的烙印、他的容貌和他的姿态，甚至可让人感到他的体温，仿佛有他的热血灌注其间。

从埃策尔能记事、懂得思考的时候起，他就知道，家里某一扇门有固定的开闭方式：开门时，慢慢腾腾，然后，突然迅猛推开，那个高大的人仿佛先得测量一下空间，他那双眼睛先得瞧瞧自己的家具财物。但是，关闭时，却是坚定、果断，犹如把一封内容重要的信加封火漆一样。由此种种，埃策尔从那些陈旧的想法中，构想出